

NING YI ZHONG / ZHU BIAN

外语教学与研究

宁一中 / 主编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外语教学与研究

宁一中 / 主编

NINGYI-ZHONG / ZHU BIAN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语教学与研究 / 宁一中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161 - 6226 - 2

I. ①外… II. ①宁… III. ①外语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0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358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马 明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75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科研论文

- 跨越族裔的边界：“我们的康拉德”…………… 宁一中(3)
- 国子监街的“第三空间”
——全球化浪潮下的北京传统文化…………… 穆 杨(12)
- 母语不同的人时间思维也因此不同吗？
——新沃尔夫主义者研究范式、实验方法新进展…………… 陈光明(19)
- 经典的旅行
——《道德经》英译史的描写性研究…………… 董 娜(31)
- 广告中人物形象元素剖析…………… 王 冲(48)
- 网络产品广告与传统平面广告语体比较研究…………… 潘 琳(54)
- “小说”的终结和“文本”的开始
——贝克特小说《怎么回事》之后现代写作特征解析…………… 王雅华(70)
- 《五号屠场》中的特拉尔法玛多尔时空观与冯尼格特的
战争创伤应对策略…………… 朱荣杰 李建康(83)
- 民国时期的科学翻译与科学精神的引入问题…………… 王海燕(91)
- 译者的隐形与现身
——从《青衣》英译版的三种叙事方式说起…………… 陆 薇(99)
- 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王苏娜(113)
- 世间之道
——评 18 世纪英国感伤小说《重情者》…………… 牟玉涵(123)

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笔下的冲绳

——以《冲绳·先岛之路》为中心 关立丹(138)

难以忘却的故土情怀

——论东欧犹太移民在美国的文化适应 傅 勇(150)

从话语功能看话题标记的实质 刘林军(164)

致使句的语义推衍:以“使”字句和“把”字句为例 吴 平(175)

教学论文

英语语音教学中的发声训练法初探 穆 杨(193)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研究

——以大学日语专业泛读课为例 单文垠(200)

学期中学习倦怠情况研究 丁 珏(206)

论中日同声传译的教学设置 关立丹(211)

日语精读教材权衡选用标准探析

——《新编》和《综合》对比分析 朴贞姬(219)

研究生培养中的师生互动模式探讨

——以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的“成长小说”研究为例 陆 薇(227)

任务教学法在经贸西班牙语课程中的运用 苏 婧(235)

文体学教学刍议 王秋生(240)

口译教学中笔记的作用与训练方法 张 威(244)

以“任务驱动型”教学模式推进英美文学课教学改革 朱荣杰(252)

A decorative rectangular border composed of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mall, stylized diamond or oval shapes, enclosing the central text.

科研论文

跨越族裔的边界： “我们的康拉德”

宁一中

一 界内：波兰与康拉德

约瑟夫·康拉德，原名约瑟夫·特奥多·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Józef Teodor Konrad Na cz Korzeniowski，1857—1924）出身波兰贵族，却有着痛苦的童年经历。这种经历是与波兰这个不幸的国家所遭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以前，波兰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独立国家。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连续三次瓜分波兰，将波兰的国土划分为它们各自所属的占领区，对波兰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3个占领区的波兰人民为了恢复自己民族的独立，曾长时期地和占领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最著名的是1830年11月和1863年1月在沙俄占领区爆发的抗俄民族起义和1846年在奥地利占领区的克拉科夫爆发的抗奥民族起义。1857年，康拉德就出生于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他的家族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为反对外族侵略和波兰的独立自由英勇奋斗，当然，由此也就带来了迫害与痛苦。他的父亲科尔泽尼奥夫斯基是个学问渊博的人，曾把雨果的作品译成波兰文，他父亲本人也是一位作家，因反抗沙皇而长期被流放。他母亲随父亲流放，由于受不了流放和气候变化的痛苦死于肺病。康拉德跟着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读书是这些失去法律保护的受害者唯一可能逃避流放之苦的办法；童年的康拉德靠读他父亲翻译的雨果的小说，还有瓦尔特·斯各特、费尼摩尔·库珀，尤其是狄更斯等他喜爱的作家的作品度过艰难的岁月。父亲死后，少年康拉德唯一可以投靠的就剩下他的舅父塔杜斯·波布罗夫斯基。舅父生活经验丰富，内心仁慈，但脾气有些古怪。他照顾着孤

苦的康拉德，等康拉德稍大些后，他甚至劝康拉德离开受压迫的祖国，因为在波兰一名爱国者的儿子是没有前途的。

1874年，17岁的康拉德开始了他的跨界——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波兰前往法国，只身探求一种更为自由的生活。1878年，他成了 British Merchant Service 的一员，尽管官方上说起来他还是俄罗斯统治下的子民，而且他也还不会说英语。就因这种与生俱来的血缘和国籍的烙印，尽管康拉德以后的日子都在波兰民族的界外生活，却永远是一个波兰人。波兰这个国家依然拥抱他。波兰文学史里有他的一章，波兰使馆在康拉德去世150周年之际（2007）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

从波兰走出，这是康拉德人生第一次真正的跨界，他由一个本土波兰人转变成了其他民族中的波兰人。

二 跨界：作为英国人的康拉德

康拉德从离开波兰到成为英国公民的跨界显得比较自然。

他十七岁时抵达马赛，经人介绍得以接触水手，开始了他自己的船员生涯。4年后，也就是二十一岁时，他才踏上英格兰的土地。他说波兰语像一个地道的波兰人，说法语像一个从童年时代起就开始学这种语言，并且青年时代是在马赛度过的人。但英语他却不会说。凭着超人的天赋，他很快掌握了这门语言。他说他觉得英语既不是自己的选择，也不是后天收养过来的儿子。然而凭着他受到的英语天才作家的收养，马上走出了结结巴巴的阶段，完全成为英语的亲子。评论家们认为他的英语写作，不仅为这一他的移居地语言“增添异彩”，甚或比别的文人把某种盎格鲁—撒克逊理想表现得更好。人们惊喜地发现，这个异邦人证明他自己甚至是英吉利民族魂中最精粹的东西的最佳阐释者，甚至胜过吉卜林。在康拉德的作品中，人是孤独地面对宇宙的。他的最优秀的小小说描写的是人跟海洋的搏斗，也就是说，描写的是形成最鲜明的英国民族特色的那种长期以来的斗争。

1880年他通过二副考试，1884年通过大副考试。此后二十年他的生活是在海上度过的，并成为航海界公认的优秀水手。1886年他加入英国国籍，1894年结束航海生活。从1889年开始创作到1924年去世，康拉德一生写了13部长篇小说，28部中篇小说。在英国，康拉德的名字不再是以水手，而是以著名小说家，英国伟大文学传统的继承者、现代主义

的创始人而为人们铭记。

康拉德对英国的跨越，意味着国籍的转变、身体的迁移，更意味着精神的跨入与参与。对英国人而言，康拉德虽然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但是他已经融入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并且为这个民族的文化做出了贡献，因此，欣然接受他，并视其为同类。而对于康拉德来说，他的英语尽管还带着波兰口音，却没有族裔融合时常常发生的那种身份危机感。他有着一大群小说创作界和出版界的朋友，嘉尔奈特、福德、高尔斯华绥、戴斯蒙德·麦卡锡等都是康拉德家的常客。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与很多族裔作家不同，康拉德尽管籍贯是英国，但他的眼光却远远超出了英国。20多年间，从水手到船长，他的生活都是在与风涛的搏斗中度过，他的航迹遍经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地中海、加勒比海、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美洲，这种无与伦比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为他以后的写作积累下取之不尽的素材。他所熟悉的水手、经纪人、商人、冒险家、土邦的王公贵族、荷兰人、中国人、马来人，以及他们令人骇异的世界，都是他去描写的世界。这种海阔天空的眼光、踏遍天涯海角的经历，正契合不列颠民族冒险、开拓的气质与精神；因此，正如《吉姆爷》中的吉姆被船员们亲切地称为“我们中的一员”一样，康拉德也会容易地被接纳为英国人中的一员。我们试将他与美籍华裔作家比较，也许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华裔作家，哪怕是好几代后的华裔，他们的写作大多数还是带着母国文化的深深痕迹，尽管他们认为自己首先是美国人。伍慧明、谭恩美、哈金、汤亭亭、赵健秀、林露德等概莫能外。吴冰先生在说到华裔美国文学时，有一段话很中肯。她说：

作为美国多元文化独特产物的华裔美国文学，有不同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但它又割不断与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提倡华裔美国作家的绝对独立或绝对继承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华裔美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继承是独特的。这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基本都是通过父辈甚至祖辈对往事的追忆和其他间接的渠道建立起来的。他们与生俱来的中国血统和父母潜移默化中传授给他们的中国文化使他们不可能像普通的美国人那样来看待东方和中国；同样，由于在美国土生土长，他们也不可能像中

国人或他们父辈那样去看待东方、中国乃至中国文化。至于“完全以认同居住国的主流话语的方式写作”，我认为不大可能，因为有所谓的“肤色制服”（color uniform），尽管白人或华人同样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华人注定不可能把自己当作、也不大可能被其他人看作是白人的同类人，黄皮肤的亚裔/华裔美国人对许多事物的感受肯定与白皮肤的英/欧裔美国人不同、甚至截然不同；种族歧视在美国不是短时间内就会消亡的^①。

吴冰先生在这里既讨论了华裔美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既亲近又疏远的关系，也论及了华裔作家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既同又异的关系。而这种题材与母国文化的藕断丝连的关系在康拉德作品中并未出现；康拉德在英国的境况，从有关资料看来，也并没有因族裔关系产生的非融洽性（incompatibility）。

至于英国人对他的作品的接受，F. R.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将康拉德列入其中，而整本书是“从英国小说史上‘几位真正的大家’着手，梳理和阐明了英国小说传统之伟大所在，以‘唤醒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义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亦即他们不仅是形式、手法和技巧上的创造性天才，更对道德关系和人性意识有着严肃关怀”。利维斯所包括的大家有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和 D. H. 劳伦斯；而梅瑞狄斯、哈代等著名人物则被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至于对狄更斯，“作者一方面承认其伟大，另一方面又说在他那里，找不到一种能使人保持长久的非同寻常之严肃性的东西”，因此只在末章分析了他的《艰难时世》。

的确，康拉德的一些优秀作品无论从艺术性还是从思想性上都堪称文学经典。人们习惯按题材把他的小说分为航海小说、丛林小说和社会政治小说。其实无论何种小说，体现的都是人的活动，能深刻反映人性的、文化的、人与自然的冲突的，就是佳作。他的航海小说出色地传达了自然地力量，以及水手们面对自然的心理活动。代表作有《水仙号上

^① 吴冰：《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一些思考》（<http://www.chinawriter.com.cn>）。

的黑家伙》（*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1897）、《台风》（*Typhoon*, 1899—1902）、《青春》、《阴影线》（*The Shadow Line*, 1917）等。其丛林小说以《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1899）、《吉姆老爷》（*Lord Jim*, 1900）为代表，探讨了人性的本质及道德与人的灵魂问题。其社会政治小说《诺斯特罗莫》（*Nostromo*, 1904）、《间谍》（*The Secret Agent*, 1907）及《在西方的眼睛下》（*Under Western Eyes*, 1911）等，表现了深刻的殖民问题、社会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创作技巧上，他多有创新，走在时代的前面，成为现代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个外来者，康拉德对英国的文学做出了令英国感到骄傲的贡献，而里维斯的肯定，康拉德是当之无愧的。

三 跨界：作为“我们的康拉德”的康拉德

由于其小说的成功，康拉德自然对英国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合作者、秘书、编辑福特（Ford Madox Ford）对康拉德充满了敬佩之情，说他自己的有关文学的一切知识都是从康拉德那里学来的；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雷诺兹（Stephen Reynolds）、汤林森（H. M. Tomlinson）、格雷姆（R. B. Cunninghame Graham）、沃波耳（Hugh Walpole）等年轻作家都曾是康拉德的座上常客。康拉德经常在午餐时与这些年轻人谈论文学，并给以鼓励和帮助。关于对英国年轻作家的影响，克莱门特（Clement Shorter）的说法很有概括性和代表性：

康拉德先生的每一本新书的出版，对我们来说都是文坛的一件大事。近1/4个世纪以来都是如此。自从梅里狄斯先生去世，哈代先生停止写作以来，文坛无人可出康拉德先生之右。他总能给我们以特别的惊奇。

康拉德对后来成为英国文坛翘楚的T. S. 艾略特、格林（Graham Greene）、H. G. 维尔斯（H. G. Wells）、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等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然，康拉德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英国本土的范围，在欧洲大陆、北美洲、非洲以及亚洲都有众多的康拉德崇拜者以及效仿者，在波兰、

德国、法国、瑞典、荷兰、美国、古巴、圭亚那、哥伦比亚、秘鲁、巴拉圭、日本、中国等众多国家的作家作品当中，都能不同程度地找到康拉德的影响。在德国，受康拉德影响最大的是192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美国，20世纪的三位大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费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都对康拉德钦敬不已并深受其影响。海明威曾说，他所读过的书中没有哪一本能与康拉德的书相比，康拉德的每一本书都给他以启迪。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认为，康拉德比亨利·詹姆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伟大，因为在康拉德的作品里，读者感觉一切都非常真实，同时又非常富有诗意。印度裔英国作家、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V. S. Naipaul）深受康拉德影响，瑞典文学院在给他颁奖时赞扬他是康拉德的文学继承人。南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说自己的创作深受康拉德影响。非洲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Chinua Achebe）在1975年的一次题为《非洲形象：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演讲中称康拉德是“该死的种族主义者”，不过这位“该死的种族主义者”却总在他的批评中出现，因为他的影响太大了。概言之，康拉德实际上早已超出波兰，超出英国，成了世界的康拉德。

对康拉德感兴趣的不仅作家，理论家、批评家们同样对康拉德情有独钟。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东方主义》的作者萨义德（Edward Said）声称自己一辈子研读康拉德，深受康拉德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贯穿到他的写作与行为之中。从批评家马里奥斯（Peter Mallios）2003年2月28日对他的采访中^①我们得知，他在小学时就读了康拉德的小说《青春》，在普林斯顿大学一年级时老师用的教材就是《黑暗的中心》，研究生时既读作品又读评论，以后他把康拉德的所有作品都认真读了，就开始写有关康拉德的评论。其博士论文《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把康拉德的小说和信件联系在一起，将康氏的自身发展与其小说写作并置起来，从而揭示康拉德的生活空间同其小说空间的投射与移

^① Carola M. Kaplan, Peter Mallios, Andrea White (eds.), *Conra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Y: Routledge, 2005, pp. 283 - 304.

位关系。采访中他透露，他后来的名著《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都受到康拉德作品的启示。他谈到了《黑暗的心》《青春》《间谍》《胜利》《诺斯特罗莫》《吉姆老爷》《阿尔梅尔的愚蠢》《在西方的眼睛下》《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台风》等作品，强调了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及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比如，《黑暗的心》仍然是人类借以认识自己的明镜；《间谍》中策划对英国天文台的爆炸就像9·11对世贸大厦进行袭击的预示；《诺斯特罗莫》更是对当下美洲政治生态和贸易现状的生动写照，足以警示世人。萨义德自己也通过对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模仿》一书的作者）及其作品的参照，表明了自己与康拉德的特殊关系——一个外国人，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异样的文化、社会领域，并试图用审美的方式去理解它。因此，赛义德对康拉德有着比常人更深的理解、同情与身份认同。

如果说赛义德试图理解康拉德，美国批评家马里奥斯（Peter Mallios）则直截了当地在其著作中称康拉德为“我们的康拉德”——Our Conrad。^①在此书的绪论中，他称这是一部文学和文化史，讲述当代美国人是如何把康拉德塑造成一个“文学大师”。这是一本关于阅读的书：阅读战争与和平；阅读美国危机和世界历史；阅读文化、民主、殖民性、民族等各方面的冲突；质问我们因何阅读、怎样阅读、阅读谁；阅读那些曾经阅读过康拉德的美国人，问问他们阅读康拉德对于当代世界性的美国研究、当代性研究和康拉德研究有着怎样的贡献。这也是一本关于对话的书，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美国人是如何将康拉德塑造成文学大师的文化对话，也有美国研究与康拉德研究的潜在对话。

美国人没有历史的沉重包袱，这个移民的国度也少有种族的边界，对世界上的人物、重要思想采取接纳的态度。用马里奥斯的话来说，美国是“世界中的一个国家，世界在一个国家之中”（the nation in the world, the world in the nation）。“世界在一个国家之中”，说明了这个国家海纳百川的胸怀，它企图把世界的精英和先进思想尽揽入怀，成为拥有整个世界的国家。对待康拉德，美国人乐于接纳这个界外人，并把他的思想视为构成美国现代性的重要思想资源。

^① Peter Mallios, *Our Conrad: Constituting American Modernity*, Stanford UP, Stanford, California.

康拉德对于美国边界的跨越，既不是国籍的改变，也不是身体的物理移位——尽管他 1923 年访问过美国，而是意识形态的跨越与接纳。康拉德天才式的作品为当代人讨论全球化、人性、身份、主体性、种族、殖民主义、民族、性别、伦理、审美等诸多问题提供了生动的材料和深邃的洞见。有趣的是，康拉德不是以其与美国的契合而让美国人着迷，相反，正是他的“地道的异国情调”（sheer exoticism），是福柯在“异托邦”（heterotopia）里所说的那种“镜子”的作用，让美国人对她青睐相加。“康拉德唤醒了美国人的冒险意识”，康拉德也让人们不禁疑问：“这难道就是美国？”美国需要这样一面镜子，因此康拉德也就成了美国人眼中的“我们的康拉德”。

四 跨界与接受：路德与康拉德

《圣经·路得记》中讲了一个摩押（Moabite）女子路得（Luth）的故事：士师时代，犹太伯利恒大饥荒，伯利恒男子以利米勒带领其妻拿俄米和两个儿子玛伦和基连到摩押地寄居。以利米勒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只剩下拿俄米和两个摩押媳妇。饥荒过后，媳妇之一的摩押女子决意跟随婆婆回到伯利恒的家中。她发誓放弃摩押公民资格而成为一位以色列公民：

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你住哪里，我也住哪里；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葬在哪里。^①

这可以看成是一个异族人跨越边界，并被接纳、被同化的故事。上面的话表明路德已将自己置于新的信仰之下，并已愿意委身于一个新国家的法律与习俗，决心在一种新的文化之中变为一个新人。她最终按照习俗的规定，嫁给了以利米勒的侄子，即她的亡夫的堂兄弟波阿斯，从仪式上正式成了以色列人。不仅如此，波阿斯还依照以色列人的买卖惯例，买下了属于以利米勒和基连、玛伦的土地，“好在死人的土地上存留他的

① 《圣经·路得记》1，现代中文译本，第 16—17 页。

名”^①，免得他的名在家族上灭没。这样，以利米勒的家系因路得嫁给了波阿斯而得以维系。后来路得与波阿斯生了俄备得。这不仅说明摩押女子路得归化以色列社会对于延续以利米勒的血脉之必要，更重要的是，这对于未来世代的延续是必要的。须知没有路得就没有耶西，就没有大卫王，就没有所罗门、约瑟，直至耶稣基督！这个家谱不仅印证了以色列文化的绵延连续，而且还显示同族通婚与异族通婚的平衡。同族通婚或近亲结婚太多将导致血脉的衰弱，异族通婚太多则导致以色列血统的纯洁性遭到破坏乃至消失。在以色列人看来，摩押女子路得当然是异族人，而波阿斯与这个异族女子的婚姻却使得以利米勒的家族得以延续并对后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摩押女子路得的跨界，带来了以色列文化的传承与活力。而以色列同化了异族人路德，使其异质转换以趋同。在这个同化过程中，以色列自己也有了改变，他们的血管中流着摩押人的血。而路德作为异族人，同样会产生异化，它既被新的文化变形，为新的本土文化服务，又以其异质丰富了本土文化。

康拉德如同路德，作为一个波兰人跨界到英国，并以其自身中意识形态的力量，跨越到美国，并被美国所接收，被慢慢同化、本土化，在这块异质文化土壤上扎根、开花、结果，最后成了美国人的“我们的”康拉德。在全球化的今天，信息流、文化流势不可当，我们应该以更为开放的心胸，接纳一切好的东西，为我所用。果如斯，也许我们也可以把康拉德称为“我们的”康拉德。那时候，我们恐怕会更有活力，更有自信。

① 《圣经·路得记》4，现代中文译本，第10页。

国子监街的“第三空间”

——全球化浪潮下的北京传统文化

穆 杨

一 引言

国子监街位于北京老城的东北角，东起雍和宫大街，西至安定门大街，形成于元初，距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这条长街北侧按“左庙右学”的建制建有孔庙^①和国子监^②。此外，这里还保留有 4 座牌坊和下马石碑。作为京城国学文化圣地，国子监街槐树成荫，书香与佛香弥漫，处处渲染着沉静、闲适、淡定、儒雅、持重的气息，营造出典型的中国“仕”文化与“礼”文化的氛围。然而，即使是这样一条承载着悠久历史和厚重文化的街道也并非纯粹的北京传统文化空间。相反，它处处充斥着矛盾、模糊，甚至对立的文化符号，也保留着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纷繁叠加的记忆片段。空间和时间在此混杂、交切、穿插。全球化浪潮下，这里更成为不断产生新的文化意义和身份认同的后现代“第三空间”。

二 空间糅杂

从外部空间与这一地区的联系来看，雍和宫位于北京地铁环线上，作为进入国子监街的重要纽带，地铁把这个传统文化区域带入了历史与现代的轮回之中。从国子监街内部来看这里包含了多个特色鲜明的文化空间单元：其中有代表儒家文化的国子监和孔庙，有代表藏传佛教文化

① 孔庙是元、明、清三代皇帝祭祀孔子、举行国家祭典的主要场所，也是太学的礼法之地。院内有 198 座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14 座明、清两代碑亭，还有十三经石碑林。

② 国子监是我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